**圆桌派第一季第15集**

**裸条：裸贷肉偿 女学生的节操为啥碎一地**

[圆桌派 第一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66ba2c36920211e6b9bb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6 · 中国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打造的全新“活色生香”聊天真人秀节目，延续不“装”的窦式主持风格，神侃包罗万象的话题，立足网络，开启全新的“谈论+互动”节目模式，场景多变，嘉宾流动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潘采夫、孟广美**

窦文涛：今天是为采夫点一把，采夫还是头一回来我们这儿，你这我跟你说这采夫，你别看他表面憨厚，说话损着呢，刚才我跟他说，我说怎么那个采夫来我们这边比那边穿得体面呢，他跟我说一个，商业活动，要脸不要脸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潘采夫：我还没问出场费呢。

窦文涛：你看我今天桌子上摆的，像商业活动，感觉一下多这么多植入广告，实际上都是广美的。

孟广美：我都没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就让我把我那个家里的一些什么，乱七八糟的东西带来，就为了谈LD。

窦文涛：什么叫LD？

孟广美：裸贷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什么叫裸条吗？

孟广美：不知道。

窦文涛：那你可是太OUT了，现在最大的这个新闻，马爷特感兴趣，对吗？

马未都：对，我看了，就是它这个现在这个大学校园，有很多女孩子这个为了借钱，因为现在那个网络借钱的平台特别多，可能上百家都不止，因为你没有什么可质押的，那么你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脱光了拿着你的身份证，然后呢，按照他的要求做各种复杂动作以后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押给他，他就借你钱，然后你要还不上了，这东西就散出去了，结果有的还上了也散出去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而且你就知道让人惊讶的是，她借多少钱，有最少的借五百块钱。

马未都：对啊。

窦文涛：一般一千块钱，两千快钱，然后呢，有的是借了东墙补西墙，有的最后就是利息高达30%（马未都：那是周息。），周息，这些女生就现在就是十个G的资料给出去了嘛，最后啥161个人，其中好像还有那个采夫认识的，是吗？

潘采夫：没有，有老乡。

窦文涛：有老乡。

潘采夫：看到了这个安阳师院的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地区，就是我们那一片的，就是中西部高校为主嘛，这就把我们河南给圈进去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知道大家就聊这个事，让我就觉得有一个特惊讶的现象，因为跟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，对女生的这个观察太不一样了，有一个文章就讲，就说你知道你不要去骂这些个女生，现在很多人主要就是说，说这些女生没什么可同情的，你就为了借一千快钱你们就这样，在洗手间里，甚至不惜这个自亵，自慰吧叫，是吧，把这个视频给人家，你就为了一千块钱，说你为了买什么就为了买点儿化妆品，你知道吧，但是呢，我就看见一篇文章就是说，不准嘲笑这些女孩子，就是说一千块钱可能维系着她最底线的一点儿尊严，当然这个观点我不知道，广美是不是能认同，于是我就真打听了一下，我就说她们买的这些个东西，大学女生宿舍，就是说广美拿来，我问问广美这都多少钱，你瞧人广美什么人，广美说我带着，但是我都不知道多少价钱，为什么，这都是送的。

孟广美：不是，因为这些其实说真的，我就是可能我不是一个那么，就是很多女生爱买这些东西，但我就不是那么的着迷这些东西，那因为我工作的情况，我比较幸运一点，因为我工作的时候，很多客户厂商都会送我们东西，就是我光用送的东西，就可以已经堆在那儿，堆不完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是问我身边化妆师，我才大体知道，其实这就是现在学校很多女孩，大学女孩，她就必备这些东西。

马未都：这是什么呀？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？

孟广美：韩国的一个品牌。

窦文涛：干嘛的？

孟广美：就是面霜。

窦文涛：哦就面霜

孟广美：对。

窦文涛：这个大概。

马未都：这不是水吗？

孟广美：不是，它包装很漂亮，它打开之后其实就是里面是膏状的东西。

潘采夫：雪花膏。

孟广美：雪花膏，哈哈哈哈，怎么一听只剩80块的感觉。

窦文涛：这是我们60后的认识，两千块钱大约吧，两千块钱，这玩意儿叫什么？

孟广美：这个就是精华液。

窦文涛：精华液，这个也差不多一两千，是吧。

孟广美：可能吧。

窦文涛：这玩意儿是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

孟广美：不是生日礼物，这个是这个，这是日本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，我自己本身也是它的粉丝来的，这个是它是30周年庆的时候，一个限量版的一个面霜，人家送我之后，我也就一直搁那儿，因为就一张脸其实用不完。

窦文涛：这得多少钱？

孟广美：我不知道。

窦文涛：这是口红吧。

孟广美：这是口红。

窦文涛：这口红他们说得七八百块钱，是吗?

孟广美：估计要估计要。

窦文涛：这个呢是什么呢？叫四色什么眼影。

孟广美：不是，蜜粉，就是打底用的，但是我必须说这个包装真的很吸引人，你不觉得吗？

说真的我每次去到那个，就是我去到这个化妆品品牌的柜台的时候，走不动道，其实我一看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我没有任何需要的东西，但我就走不动道，我到最后我一定得买点什么离开。

窦文涛：好了，它还没给我们钱呢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孟广美：中国大陆没有卖的，没关系，中国大陆没有卖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说这帮鸡贼的日本人他就是这个，他在中国做宣传，但是中国大陆没有卖，为了什么，让到日本去买或者代购。

孟广美：到香港，在香港可以买得到。

窦文涛：您知道马爷，我是说什么意思呢，就是我现在就有点不太明白了，就是说一个同宿舍的一个女生，她必须都得有这些玩意儿，有的人借，就是这是这161个女生，有的理由就是借一千块钱两千块钱，可能就要买一个彩妆，什么叫彩妆？彩妆和化妆有什么不一样？

孟广美：这个东西叫彩妆，有颜色的，上颜色叫彩妆，打底的、保养皮肤用的东西叫护肤品，就是有护肤跟彩妆，护肤是保养用的，彩妆就是锦上添花用的。

马未都：这我头一回听说，我不知道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但是就是说这事为，现在他们说就是说连高中女生，上学也想化妆，也都很多化妆的，不化就怎么了呢。

孟广美：其实化跟不化，我觉得这不是重点，我必须这样子讲同样的一个彩妆用品，它从30块钱到3000块，它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大的，你不用去，就是说我觉得你要按照你自己的能力去购买，化妆没有问题，因为现在在网上有很多很多这种化妆的，教学的这种网站，它鼓吹年轻的女孩也要开始化妆，展现自己，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 但是你如果为了要买昂贵的化妆品的话，而去做这个所谓的裸贷，我就觉得这个真是很大的问题。

窦文涛：采夫对这个裸贷是什么角度？

潘采夫：就是我也看了很多人批评这些小姑娘，其实我当然也很生气了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，就是那句话，就是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大家都在强调可恨的那一部分，其实是可怜的那一部分才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些女孩就为什么就这么容易地，就把自己的这个裸照就发给了那些借贷方，它总是有一些规则或者有一些机制在里边起作用的，后来就看了一些东西，就是其实它就，它的背景就是大学里边没有信用卡，就是2009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新闻，我又查了一下，发现真是，就是银监会出了一个规定，就是往大学发信用卡，一个是不准给未成年人，第二个是对大学生这种没有偿还能力的，你必须确定一个第二还款人，就是有可能是他的父母，或者他哥哥，而且第二还款人，你要去印证他确实能还，对于很多女大学生来说，去找她父母去确定她去办一张信用卡，她有可能是不会干这种事，因为有可能父母已经把学费给了她了，或者说父母的经济条件是不行的，它就是形成了一个校园空白地带。

马未都：它这个事是一个多层面的，这个第一个层面是中国人的这个奢侈品，就是我们假设这是，应该这算奢侈品了，你看我都没见过。

孟广美：非常奢侈的东西。

马未都：很奢侈品，中国所有的奢侈品的这个消费呢，是跟他身份不匹配的，这在全世界最独特，就是都是努着消费， 因为这女孩根本就犯不着拎那包，比如说各种名牌包，一个包便宜的大几千、一两万，贵的好几万，你看那拎三五万包的那人，她可能就挣几千块钱，她那一年就挣这个包钱，她这个理论上讲，这类东西不是为他们这个阶层设计的，但是他都要努着去花，我碰到过一个例子，就是我去美国，去美国去拍卖，拍卖完了都完了，剩那闲工夫在那个纽约那个第五大道上，有个什么商场很有名，我也记不住，都是英文名，它那里有专门一个很小的柜台，卖一个非常昂贵的化妆品，然后那个人就带我去，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去，他说这都是我们单位人让我给带的，我说这东西是个什么他所这东西除了洛杉矶的那大牌明星使，没人敢使，在美国人都嫌贵，很小的一点，随便买一点都一千多美金，就一个人的，他说你知道吗，这姑娘花这钱买这个，这姑娘是挤地铁上班的，对不对。

窦文涛：是。

马未都：她完全不匹配这个事，但是她就是能够把她的所有的积蓄，甚至借来的钱去干这个事，这是今天的我们整体社会消费观的一个引导。

孟广美：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不晓得这种裸贷它是可以持续地，一直拿同样的照片你一直贷吗？因为你要知道，你花三五万买一个包，这个包不会凭空消失，除非你掉了，但是保养品跟化妆品它是会被用完的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就是一贷再贷。

孟广美：你换了保养品，你可能这一瓶三个月你就没有了，那你三个月之后呢？

窦文涛：你知道有的女孩，现在失踪了，她贷了几十万，她都是这种有很多家这个借贷平台，就是这借贷平台一说，没我们什么事，都是他们第三方他们之间达成的这个交易，然后她就是老得买，拆了东墙补西墙。

马未都：对，她不是借了那么多钱，她是那个窟窿越来越大，都是高利贷嘛，它那个息很吓人的，它那个就我看到最低的息，都比中国银行规定最高息的（高出）若干倍，它有最那个严重的是按日计息。

窦文涛：那她为什么敢呢？

马未都：她们，我觉得这些人还数学不好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马未都：就是她都不知道这零点，就是你比如说，他不说你还多少，百分之多少，他说你还比如说，这个息就是0.3，什么叫0.3，就是周息0.3，就是周息30%，那就是理论上讲3个多礼拜，您就是翻番了。

潘采夫：对。

马未都：还不上就利滚利，最恶心的就是现在被人家就是指出来就是说，它还有肉偿条款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未都：这就太恶心了，这个就触犯法律了。

窦文涛：有的说啊，早已经肉偿好几回了，它这个弄来弄去的，而且还有一种是裸聊，就是说我觉得中国这事真有意思，说还不起钱，行，我给你找一人你跟他裸聊一回就算抵了。

马未都：就是那人把钱付了，那所谓肉偿就是这个意思。

潘采夫：中间他提成。

马未都：他就变成那个拉皮条的了，他突然身份就变成拉皮条，他把这事给解决了，这个太可怕了。

潘采夫：他这个身份其实也有一个变异，我刚才讲到那个信用卡，从校园退出，就各种这个小信贷机构就开始做这个东西。

窦文涛：你先看看，你看一张照片，这是我现在在大学，我就跟我那时候大学情景不一样，这大学生贷款这种告示，据说现在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。

潘采夫：对。

窦文涛：那你就让整个大学生成为都负债，借高利贷一族。

马未都：它是因为我看到的一个就是他在讲这个还贷的情况，他尽管很多都是死账，但是他盈利还高达百分之十几，那比银行要高得多得多，就是还是，因为他收的息太高，还是有人在乎名声东借西借，最后不行了就穿帮，跟爹妈要钱，因为有的人呢是，现在有的女孩是家里还是有钱的，那家长有时候很火，就是说你这没多少钱，你跟我要，我都会给你，但她又要自食其力，她认为她还有个尊严，她这尊严是另外一种尊严，她认为脱了衣服照个相，怎么自慰这都不叫尊严，但是我跟爹妈要钱这尊严就没了，有的人并不是家境很坏的，她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因为彻底的走投无路，不是。

窦文涛：她现在有的女孩，她跑了，她爹还帮她还呢。

马未都：对，我现在认为你比如他抓住，不是抓住，就是漏出来的这一部分，10个GB的，这是冰山一角。

窦文涛：所以现在他们说就是说，这些女孩你傻呀，你就是还了钱，你把这给人家，你以为这个不会被人漏出去吗？现在在网上有人卖这个的。

马未都：她有人是已经还完了，也被漏出去了，这就有点不地道了。

孟广美：就变成一个大数据卖出去。

窦文涛：你刚才讲这尊严，我就觉得需要重新认识了，就是说跟我们年轻时候特别不一样，比如我就看一个大学老师，他就曾经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比如说现在快春节了，他说在我们这个三线城市的这个学校里，同学们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，什么微妙的东西，买火车票和买飞机票的，比如说很多同学开始排队买火车票，对吧，但是呢，那些买了廉价飞机票，一部分买了廉价飞机票的同学呢，碰见买火车票的同学呢，都有点小尴尬，就这还是，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善良的，就是他不好说，就不愿意说，说你怎么回去，说坐飞机回去，他不愿意说他是坐飞机回去，但是另外有一些同学，就全楼就嚷嚷，明儿飞机票早买着了，咱坐飞机回去，我甚至还是我爸爸妈妈给我买公务舱、头等舱，其他同学听着就，就沮丧，你说这是咱们年轻的时候，我觉得没这个风气（潘采夫：也有），有吗？

潘采夫：有。

马未都：你没感觉到。

潘采夫：我那个时候从深圳到北京，一坐33个小时，我坐得我要死的那种硬座。

窦文涛：但那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那样。

潘采夫：那您那时候吧，它还普遍贫困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潘采夫：到我那时候，已经一部分人富起来了，到现在有一部本人富的很富了。

窦文涛：感情您还比我年轻。

潘采夫：对，我这90年代的校园，已经有人是飞机来，飞机去的，是没问题了。

马未都：还有一个就是她这次拍这么大量的这种，就是说白了有的都算色情照片，对不对，它不是正常拍的。

窦文涛：当然。

马未都：都是色情的嘛，我看到有的女孩就去，也接受采访嘛，她一方面愤怒，一方面她还有一个理论支持，她说我当时就认为，这跟人谈恋爱差不多，谈恋爱不是也让人看了我身体了吗，这个没谈成就没谈成嘛，就是她有这个，她还有精神支柱，她自我能解释，你知道吗。

窦文涛：这个观念不一样。

马未都：不一样，她认为谁看都是看，你看我还听说过一个事，也都跟这都类似，就是这个大学，女大学生，女的长得就是比较顺眼的，就有人说你要不要找个人包你，他怎么包你呢，说这人根本就不来你这城市，他偶尔来，但是你是他的，他每个月给你钱，就比如一个月，我听他们说大概是几千块钱，三四千块钱，每个月他寄给你钱，但是他一旦到这个城市出差，你就得全身心地陪他。

窦文涛：那他不在的时候，能不能兼职呢？

马未都：他不管你，因为他说的是他包你，但是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，因为你也看不着，但是女孩呢，她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事是什么呢？她有一套理论，她说这个大部分在大学谈恋爱的人吧，到最后一毕业就劳燕分飞，都不成，说与其跟那一个人苦哈哈的，还老天天伺候他说，给他又打盒饭，干什么，最后还把我抛弃了，还不如我找这么一人呢，对不对，她这就是商业的计算，看哪个合算嘛（潘采夫：对），说这是租房合算还是买房合算，她就算好了而已。

窦文涛：那广美你作为你，咱们岁数，你比我年轻。

孟广美：我跟你同年代。

窦文涛：台湾那时候，你年轻的时候，也是挺苦的时候，那那个时候你说班里的你们的女生，都讲究化妆吗。

孟广美：不讲究化妆，但是也都讲究爱漂亮，但是其实爱漂亮有很多的方法，例如什么就是，有很多的那种小偏方，例如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用那个说什么，要深度清洁皮肤，我们就用绿豆粉，绿豆粉加蛋白，就可以去黑头，又什么治各种，然后用蜂蜜敷脸，就是说那个时候当然是有很多的土方法，但是你现在去跟小孩说这些东西，小孩都笑你。

窦文涛：所以小孩真是应该，跟这个广美阿姨学习学习，我就说咱们你看这大美人，我就跟你讲这个，这衣服叫我看着跟迪奥的也没什么区别，广美你跟大家说说，这玩意儿几万块钱买的。

孟广美：对，我跟我朋友讲，我说我老在淘宝上面买东西，没有人相信，就是因为老是。

窦文涛：这件多少钱？

孟广美：一百多块钱吧，但是具体我不知道，它也有可能只有九十八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就是说因为对我来说，可能我们用衣服的量比较大， 你们男士反正一件黑马甲，你穿个十次八次的。

马未都：我从年轻穿到，就是最后告别这个世界都可以。

孟广美：那因为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服装，更换的次数比较多，对我来讲量可能比质有时候是来得重要，对我而言。

窦文涛：贤妻啊，贤妻，但是采夫你也是当爹的这个人，你觉得，我就想就是说要是她父母，在网上你说看见女儿的这个，那不得疯了，气死了。

马未都：气死了。

潘采夫：会气疯的，就是因为很多的短信和视频。

孟广美：不是气吧，是伤心吧。

潘采夫：会发给她的父母、父亲、直系亲属、朋友圈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潘采夫：她就没法在这个朋友圈里边生存了，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人遁掉，就是我就消失了，就是被迫从事一些地下行业的原因，就是这些一个产生了很大的后果，把这些女生给甩离了大学，实际上她就去做别的工作去了，那我觉得其实，我看了另外一个视屏，我会发现其实这个年代的人们的性观念，跟我们理解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

窦文涛：你看的哪儿的视频？

潘采夫：我看了一个新闻的一个视频，是采访，是一个电视台的采访，就是在街头随机找这个年轻的姑娘问，你这一生你想睡多少个男人，我看到的数字最高的那个说，两百多个吧，然后说你现在已经睡了多少个，她说一百多个，而且特别严肃，很正常地在回答这个问题。

还有一个带着男朋友的，问这个女孩，她带着男朋友在旁边站着，我睡了十来个了吧，对，就这种。

窦文涛：你听过那个有个段子，讲这个90后和60后的吗，我估计你们听过，这就是说坐那个火车，卧铺，有个90后的女孩睡上铺，有个60后的大叔睡下铺，然后那90后的女孩就不考虑别人的，放着个音乐，那个很大声，烦的他睡不着觉嘛，这60后的大叔就跟她说，姑娘，你能不能让我睡一觉啊，这姑娘看着大叔，看了一会儿说，行，上来吧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念，对于有些女孩子来说，一个这个（手机）。

马未都：就可以，这都多了。

窦文涛：这都多了，可以睡两觉了，可以跟大叔睡两觉，你说。

孟广美：我觉得有时候还不是钱的问题，你刚才讲到说是，对于性的观念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真的很让人吃惊的， 我有时候玩一些那个手游，那你知道手游会有很多小伙伴，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群，一个群里面有好几百个人，其实大家都彼此不认识的，那我是做消息免打扰，我是不会去看那些消息，但是有一次我看到，一个人的微信的名字我吓了一大跳，她给她自己取的，微信里面取的名字是叫，倾他的城，当他的王，睡他的人，上他的床。

马未都：她这名弄这么长。

孟广美：这个就是叫做个性签名，就是自我表态，我告诉你我真的是服了，你知道。

潘采夫：这算是比较文明的签名了，对吧，也就是上他的床嘛。

窦文涛：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个有传染性，就是一个女孩看见一个女孩，比如说找了个大叔什么的，她马上都会觉得我也可以找一个大叔，至少帮我买单什么的，其实对于她们很多时候要求很简单，你知道吗，就是今天晚上我想去唱个歌，一帮孩子想去唱个歌，她总得找一个咱们这老干葱，我觉得咱们怎么那么冤大头呢，就是。

马未都：我们年轻时候没赶上好日子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说我们这些大叔，要不也真是为孩子们服务，有的时候也不是睡不着，对吧，就给她买单。

孟广美：你也愿意嘛，对不对。

窦文涛：我不愿意，但是我有的朋友，那不就是承担了这种角色吗，你说这怎么理解呢？

马未都：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，性的最大特征是神秘，今天的最大特征是不神秘，那网上什么都有，对不对，然后我觉得无论你怎么去禁、怎么去阻碍这个事，这个事是跟潮水一般地涌来，所以现在女孩子对自己的身体，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珍惜的感觉了，过去都有这种珍惜的感觉，好像有的女孩就是说，我得让我新婚丈夫碰我，别人都不能碰，现在人直接说，一听说那女孩是个处女，那我不要了，说这没经验，没啥意思，因为他的观念都不一样了，对不对。

窦文涛：是啊，你说我们那个时候说，什么直男癌的这种观点，那就是说这女的，多睡一个人你就多贬值一分呐，那固然那是老土的，但是现在好像噌一下到那另一个境界去了，这东西。

马未都：对，他（潘采夫 ）刚才说那个视频我也看过，那我看的我觉得特别好。

潘采夫：兴趣爱好很接近的。

马未都：很有意思那个视频，就是他就随机采访各种女孩，女孩回答都大部分都是超出你的意料，有时候两个女孩一块走就问，说你一生中要睡多少个男孩，那女孩说她已经睡了10多个了（潘采夫：她闺蜜说的），她闺蜜直接说，有的最什么，里头说的最保守的人，就是最为保守的一个人说，睡仨，这就是最保守的，说要找一个人，就是没结婚的人，还有一个以后还要，有一个结婚的人，也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人。

潘采夫：是那个，她说睡三个那个，她说是在大学里边谈一个这种傻小子，大学之后要找一渣男，被这渣男骗一回，最后找一个老实人给嫁了。

马未都：这是里头。

窦文涛：这是完满的人生。

潘采夫：她说这三个。

马未都：这是里头要求最少的一个人，剩下都是十个二十个，最多的二百个。

潘采夫：对对对。

窦文涛：我的天哪。

马未都：二百个。

潘采夫：其实那个是我觉得挺具有这种研究价值的这种采访。

马未都：对，而且说的都很自然，没有一个人是很拘谨的说，是吧，都很自然。

潘采夫：其实我们是有点不好意思，人家接受采访的时候是很内心很健康的一种时候。

窦文涛：你不好意思。

潘采夫：我们不健康。

窦文涛：那我有些朋友可得意了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说赶上好时候，大叔赶上好时候，就是我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朋友他就说，他说你要知道在美国，他说中国现在对我们这老男人是最好的时候，说在美国哪有这十六七岁的小女孩，陪我们这岁数的人玩啊，他说可是在中国对吧，有钱，我哗啦啦整天招一大堆都没问题，也没花太多钱，有的时候就是给买个单。

潘采夫：这就是不能全怪那些女孩的原因，这个供给侧和需求侧也同样重要，老男人这供给侧改革，是吧。

窦文涛：供给侧改革。

潘采夫：也得谴责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他们现在就讲，就是说什么，就是说消费主义，这个还有什么社交媒体，等等这些是一只巨兽，就是说在吞噬我们的这个，这个。

马未都：灵魂。

窦文涛：新一代的灵魂，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大学老师，他说你们要同情这些女孩子，他说我认为有同情之处，他说因为什么呢？1999年他去这个重庆，叫什么巫山乡就做调查，他说1999年的那个时候，我做的这个中小学孩子，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学生，他说你们要知道极度贫乏带来的这个后遗的这种意识，他那个时候，比如说我调查一个小学，四百多，四五百个这个学生，他说走山路每天一两个小时才能上到学的孩子，就占到了一半，二百多个孩子，午餐的时候就是一半的孩子没有午餐，他就说，他说你想这样的孩子，他上了大学。

而且我就觉得，我真觉得我们60后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样穷，没这种虚荣心，真的，就是说他这种虚荣心，我有时候表现，有时候我看到我觉得好可怜，就是怎么现在会出现家境好。你比如说我觉得要是我的孩子碰到这个，我心里就特心酸，我特希望让她不缺钱花，因为我见过那俩女孩，你知道一个家境不好的女孩，现在要是跟那个富二代的一个女孩，俩人一起出去，还交朋友、出去逛街我就看着不落忍，那个富二代女孩就是，她帮富二代女孩提着行李箱，那富二代女孩买的那个东西就成箱，然后什么喝个咖啡啊，喝个冰茶，都是这富二代女孩儿给她买单，于是这个贫穷的这个女孩，就有一种奴颜卑膝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太心酸了。

潘采夫：那个泄露的资料里边，有这样一个资料说，那个专业上有两大专业是最占，一个是师范专业，一个是医学专业，中西部院校的师范专业是交钱交学费交的最少的，这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上师范以前是免费的，现在是不免费了，但是它学费是交的最少的，你比如说像金融专业，计算机专业或者是这一类的专业呢，是出身不错的那些人报的，因为它的学费很贵，它可能一年就是一两万块钱的那种，他们这个穷人的孩子是报不起的，就是我们没有完整的调查那些被骗的女孩的家庭的财政状况，但是我从他们的这个专业大致能猜出来，就是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出身贫寒的女孩，到了城市里以后，就是别人都在炫富，其实自己又没有钱支撑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拿一个化妆品也算，就是这种，有可能背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，关于自尊心和虚荣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就是人靠衣装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真富就是真富，真穷就是真穷，但是现在好像他们说是消费主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靠俩符号，我用得起这个，我就是广美这一层次的女的，但甭管实际上，这不是广美还说呢一出去，就广美实际特朴实你知道吗，就是经常被人家瞧不上。

马未都：不不不，她朴实，不是是这样，她朴实是在，高高在上的一个朴实，是两回事，我们社会的这种，现在说现在这种所谓成功学呢，都是拿钱做标准，我们今天社会是用这个过去，文人还能成功，今天文人成不了功，就是你小说写的再好，你那小说不卖钱你也不算什么，一定要卖钱，然后呢。

窦文涛：电影一定得有票房。

马未都：票房，对，你比如说你一个作家，这个获了一个什么奖，你小说大卖，然后马上人就给你归为这个什么作家富豪榜。

潘采夫：作家富豪榜。

马未都：对，我还被归一回呢。

潘采夫：这前十常客。

马未都：然后呢，我说这个，他都是拿钱来衡量这个成功，所以导致这些刚走入社会，其实大学已经算走入社会，因为它不是义务教育嘛，那么他就有这种攀比心，就是我们社会的这个标准全定在那儿，就是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章，我就说是她们是无辜的，就是这些女孩，社会是有责任的，是社会的引导的问题，那么引导的问题呢，你高处的问题，就是你的社会的目标定制的对他们极大的诱惑，就是你说消费主义；

低一等的问题，就是他刚才一开始就说到了，是你金融系统的问题，五百块钱，你随便办个卡也得随便刷出去，对不对？凭什么我非得去弄这事儿去，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一个悲哀，就是中国金融系统，不是现在老在这种，这个改革吗，其实这种大学校园，你把信用卡给她，如果她花冒了，因为信用卡有的给得很低的，就是两三千块钱，那么在今天全银行系统沟通的情况下，你这个代价会很大，那个可是那个息是低的呀，他们这个事主要就是息太高了，最高的息是按日计，你还不上的。

潘采夫：马老师说得对，就是它那个大学校园信用卡为什么退出去了，是因为大学生的违约率比较高（马未都：高，对），因为他们有时候，就换一手机号，我就不还了这种的，而这种高利贷是我维持在50%的这种违约率，我都能赚很多钱。

马未都：他违约的达到70%的都还赚钱了。

潘采夫：还能赚，我也看到这个有人说，这个有人放贷的说，我这行也干不了了，就跟你说有人跑了的那种，有的人贷了十几家，有的女大学生也挺厉害，我就不在乎我的照片，我贷了十几家之后我消失了，说坏账太多，我也不想干了，我看有人还说这个。

窦文涛：她那个裸照，现在只能把她理解成天体主义者，是吗？

马未都：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还有那种骗中骗的特有意思，我看到一个案例，就是这个女孩她特贼，她上网敲所有的这个放贷公司，她跟所有的放贷公司去聊，聊聊聊聊，聊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价钱，她觉得这家价钱是最便宜合理的，然后就反复谈条件，谈完最终条件以后呢，那个人把她的，就是这个最合理的公司，所谓最合理就是便宜嘛，把她的所有资料拿走了，没放贷就跑了，就是她还碰见过骗子呢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骗中骗。

马未都：骗中骗，就是她为什么，你认为合理呢，就是他就这条件诱惑你，因为你是必须让他审查通过才能放贷（潘采夫：对）你比如你把照完裸照是吧，他说不行，说这个审查没通过，你还得要视频，你得视频必须得去，哪儿哪儿哪儿，还得超过8分钟，什么这个那个，那有的人就说，你怎么一开始没跟我说，我给你一个裸照，我就已经下了很大决心，你又弄这个视频，那视频这个，就惨不忍睹的那种视频，她就不干了，不干了等于前面就前功尽弃了，对不对，你说就是说最低的500块钱就拍这种裸照，那我认为这裸照早就值了500块钱，那还还什么呢。

窦文涛：这怎么算呢？

马未都：这还不知道怎么算呢，这太不值钱了。

窦文涛：广美你作为女性，你能理解妹妹们吗？

孟广美：不能理解，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，我真的我心里很，真的我觉得很沉重，因为我只能说我很庆幸我没有女儿。

窦文涛：你原来上学的时候呢，台湾有贫富差距的那个时候。

孟广美：那当然也是有（马未都：都有），所以刚才我觉得，马老师刚才讲的说，我是属于这种高高在上的朴素，其实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、没有办法认同，因为我也是穷人家的小孩子出来，我可能没有苦到说怎么得小时候上学，得走两个小时路，我们当然那个时候不会这么糟糕，但是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，然后社会教育很重要，所以您刚才讲说，这个社会要不要负起责任？社会要负起责任，但是你觉得那些女孩是无辜的，我也不赞同，为什么她们是无辜的，今天如果说你的，这个叫裸什么的东西（窦文涛：裸贷），裸贷，你是为了要去买一个你负担不起的书、或者是你负担不起的学费，那我还打算从心里，就是我真的会很同情你，我甚至愿意去帮助你，让你不要去进入这么悲惨的一个轨道，但是如果今天你告诉我，你去裸贷是为了要买一个化妆品、保养品。

潘采夫：你觉得太不值了。

孟广美：对，我是打从心里看不起的。

窦文涛：可是那女生们一块出去，明显的那个有回头率的、或者男生会看上的，就是人家化的漂漂亮亮，行头一流的。

孟广美：文涛，有的时候女孩的美丽跟她的回头率，真心不是靠这些东西可以装扮的出来，有时候是你真的是，我讲这个好像感觉很虚，但是真的是打从心里面出来的东西，有时候这些东西会让你变得很丑的，如果你去做了裸贷这样的事情，我真心不认为你是可以昂头挺胸的、很骄傲地走在路上，我不晓得。

董文涛：那是你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人都有绝境的时候，这我就，你包括广美，我记得咱们这么熟，你也有过这人生的这个坎坷，比如说我记得你是借过钱的，比如说从香港那个时候嘛，跟上一个怎么怎么着，那个时候不是也是，家财都净尽了吗？那你那个时候好像也是，你怎么借的钱？

孟广美：我没有借钱，我就是卖我自己的东西，你十万块钱的东西，你就三千块卖掉，你原本。

窦文涛：这等于变卖家产。

孟广美：我原本有两台车子呀，我两辆车，一辆吉普车，一辆跑车，就是卖，你一百万买的东西，我十万块卖掉，我就不相信那十万块钱我会活不下去，你原本头等舱，你可以坐商务舱，商务舱坐不了，你还可以坐经济舱，经济舱再不能坐，你不飞了，行吧？

窦文涛：你那时候这么过下去的，那起点还是跟大学女生不太一样，有车可卖。

马未都：它这个很复杂，不是这个事，这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（窦文涛：对对），它其中有一个，我看那个例子，她那个女孩为什么贷款，她为男朋友。

窦文涛：也有这一路。

马未都：这是不是很值得同情？

孟广美：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
马未都：她呢是没钱，跟男朋友，贷来的钱实际上是花在男朋友身上了，最后男朋友还把她抛弃了，所以她们的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全社会的指向非常明确，就是你得有钱，所以不管这个事是什么事，是你买化妆品、还是买包、还是追男朋友、还是要干嘛、哪怕就是你交学费，现在没有钱这个事就做不成，这是全社会告诉你的。

董文涛：你说到根上了，我就觉得咱好像也没辙了，就是钱成了最重要唯一的，成年人教会了她们这样的，就大人们这样，咱们之间不也是这么，现在今天最牛的人是首富，马爷你觉得这玩意儿，将来咱就这么下去了吗？

马未都：我觉得社会的价值取向会慢慢慢慢往回拧（孟广美：就是希望是这样），你看西方发达国家里，它其实你的成功、或者你在社会的地位，不因为你有钱，你有时候有钱的人反而很普通，那我碰见过有钱的人多了，那是真的有钱，不像咱这个听着是个首富，还欠银行好多钱呢，对不对？人家是不欠钱的首富，都很平易近人。

孟广美：很多人有没有钱坐在一块，他有钱和没钱，其实你是看不出来谁有钱谁没钱。

马未都：你像那个什么扎克伯格，那个开着那破车，那时候在北京。

窦文涛：就穿个T恤衫嘛。

马未都：对，就很一般嘛，西方很多富翁都是很，包括他对孩子的要求，包括全社会的态度，我认为是全社会的态度，我们全社会的态度目前不好。

孟广美：价值观、认知都是有问题，我简单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有某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保养品，但那个保养品，它真的很，它起跳5000块起跳，最便宜的东西可能都要5000块钱，你要知道5000块钱只是一瓶而已，你要把整个脸擦完，你最少要4瓶东西（马未都：我的天哪），打底的，什么水状的、霜状的。

窦文涛：马爷脸大，得5瓶。

孟广美：什么什么精华液，还有眼霜什么，你没有四瓶，你根本就涂不了一张脸，那问题是，我一直跟我身边很多年轻的女孩说，我说你知道吗，像这些东西这么滋润度这么高的东西，是姐姐们、阿姨们用的东西，你们太年轻了，别用这个，因为用这个东西对你的脸部会造成很大的负担，人家不管，不行，姐我一定要买这个。

窦文涛：可是我听一个90后的女孩跟我说，说文涛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妈妈从小就让我敷面膜，她说我真的体会到了，就是你这个天天敷面膜做保湿，你这个脸就真的是不一样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是女的，是不是啊，就是现在的女孩，从10岁她就开始敷面膜了、保湿、你觉得这是好使吗？

孟广美：你知不知道那个面膜里面，有多少的防腐剂？

窦文涛：成木乃伊了。

孟广美：有多少的添加剂？

潘采夫：所以得买好的面膜，对吧，这个肯定是要买贵的。

孟广美：不是，我只能这样讲，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要适度的，就是要找你自己适合你那个年龄层，我不是说让所有的女孩都不要保养，每一个女孩儿都要保养，越早保养越好，这也是我的观点，但是你必须在18岁的时候用18岁的东西，你30岁的时候用30岁的东西，,而不是18岁的时候，你就要用50岁女人买的一瓶5000块钱的东西。

马未都：但是我觉得这个皮肤，有很多时候都是天生丽质，我也见过那女的，就是啥也不保养，那皮肤比谁都好，那你没辙。

窦文涛：真的，就是我可能这个比较错误了吧，就是我怎么觉得今天女孩的这个皮肤，不如我印象中，我们中学的女生、女同学脸上的皮肤好。

马未都：主要现在有雾霾，那时候没有，雾霾很伤害皮肤的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所以说你看，所有的地方的这个，咱们这个毒素加起来，造成这个病态的社会，病态的女性，好，向光美。

孟广美：病态的女性，好像男性就都不变态了。

窦文涛：不，都是变态的男性才有了女性的心酸。

潘采夫：第一直男癌这个地位不可动摇。

窦文涛：向广美学习。

马未都：我真的觉得皮肤就是天生的。

孟广美：对，我妈七十几了，我妈皮肤比我还好的。

马未都：对吧。

窦文涛：她有资格说这话，您这脸就别说这话了。

马未都：不是，我就是说这个天生的，你抹这个干嘛？

杜文涛：好，到点儿。

END